《疆山》（文摘）

□吴静林

内容介绍：

上世纪60年代末，乌鲁木齐的一群天真烂漫的知青奔赴新疆建设兵团的边境连队，这个大山深处的连队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转场赶着羊群通过中苏两国争议地区，以此宣示主权。转场之路变幻莫测，凶险诡谲，每走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考验，年复一年，如期而至，兵团战士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神圣庄严的证明！鲜为人知的故事，血性与浪漫交织，一群敢爱敢恨的男女，构成了一幅独特的边塞风景。

尽管满目戈壁并且重复了三天，但卡车上的陆海江却没有丝毫倦意，清澈单纯的眸子里闪着对这个未知世界的美好憧憬。他和同学们是去新疆建设兵团的边境团场插队的，在中苏政治较量终于演变为珍宝岛的军事冲突之后，他们向往边境的战斗生活！

这是1969年的9月。戈壁上的一簇簇红柳、梭梭、骆驼刺耗尽了最后一点色彩，完全呈土黄色，仿佛给这里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不过，黑色的柏油路却像一条飘逸的伸向远方的缎带，行驶在上面的车辆像这缎带上的一个个结，给这大戈壁多少带来一些生机。运送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这批乌鲁木齐的知青要去的是巴尔鲁克山，它已经不远了，第一辆车上响起了歌声，后面的车马上响应，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沉寂的亘古戈壁颤动了！他们唱的是流行全国的极有新疆味道的歌曲《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毛主席的战士，
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祖国让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

陆海江唱得十分投入。他中等个儿，穿了一身黄军装，不过他长得太单薄了，细胳膊细腿尚未完全长开，这个时代的流行装穿在他身上却不怎么好看，那张脸也稚气未脱，皮肤白白净净，人显得文质彬彬的。但他内心却有一团火！他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的挎包里就装着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如今他不是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一样奔赴火热的战斗生活了吗？想到这一点他就热血沸腾。当然还因为眼前指挥大家唱歌的姑娘，她叫李雯，瓜子脸，五官很精致，身材苗条，如果长辫垂腰就是标准的曼妙淑女，可她却留一头齐耳短发，穿一身草绿军装，再配合上那有力度的拍子，她的清秀妩媚完全被干练洒脱掩盖了。他望着她，忽然想到保尔的女朋友冬妮娅，而这时她也在看他，他一阵心跳，赶紧把目光投向戈壁。

眼前空荡荡的，一览无余，一望无际，但陆海江却生出那么多遐想，戈壁如海，卡车似舟，颠簸之中如海浪荡漾……这个城市大男孩儿拥抱新生活的热情似乎比其他同学来得更加强烈。当得知他们这批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兵团的边境团场，像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一样，他内心深处涌动着即将奔赴前线的亢奋。他觉得他现在踏上了父亲走过的路，当年父亲大学毕业就是响应祖国的号召来到边疆的，进疆后一直在首府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工作，他比父亲走得更远，是去反修最前线！当然他也喜欢文学。他想起出发前的热烈情景。虽然不是应征入伍，但毕竟是去兵团的边境团场，多少有点当兵的意思，因此出发仪式显得格外隆重，全校师生和毕业生家长都来了，校园内贴满了标语，锣鼓敲得震天响。他代表全体应届毕业生上台发了言，全校几百名初高中毕业生怎么就选上他了？他想大概是因为他的文笔小有名气吧。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大的场面，上台时两条腿发软，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已经18岁了，他不能让同学们特别是女同学觉得他不像男子汉！他忽然就来了勇气，台下几千双眼睛仿佛不存在了，他发出的声音铿锵有力，一板一眼，把精心准备的豪言壮语全都发挥出来了，掌声让他陶醉，他感到无上荣光。之后是夹道欢送，在掌声和锣鼓声中他们乘坐的卡车缓缓驶出校园……

陆海江笑了，命运的安排如此有趣，他注定与兵团是有缘的。在新疆，“兵团”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与“沙漠的绿色屏障”“边防的坚强卫士”“民族团结的柱石”等等美好的词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新疆人对她是陌生的，这个群体多少有些神秘的色彩。陆海江对兵团的注意是从上中学开始的，他就读的中学就在兵团司令部大院附近，上学放学从大院门前走过，他常常好奇地望上几眼。大院被高墙围着，大门两旁始终立着两个卫兵，大院的人进进出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为什么叫兵团呢？这些人在里面究竟干些什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几次想进去看看，都因为门口那两个卫兵的威严而作罢。现在他就要成为兵团的一员了，这不是缘分吗？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他兴冲冲地与父亲聊起了兵团。“爸爸，您了解兵团吗？”“兵团是进疆部队演变而来的，兵团下面有师，师下面有团，大多分布在沙漠边缘和边境沿线。”“那兵团都干什么？”“两大任务，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边境团场您了解吗？那里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可以想象，边境团场一定是很艰苦的。”父亲的回答大而化之、枯燥乏味，听得出他对兵团也缺乏了解，这让儿子多少有些失望。

渐渐地，前方出现了起伏的山峦，不过，山峦光秃秃的，一如戈壁的土黄色。但已经可以期待了，它的背后是巍峨、朦胧的群山，那里面一定是不为人知的气象万千的神秘世界！陆海江站了起来，望着远山，他想这就是巴尔鲁克山了。来之前他查了新疆地图，他们要去的地方有两座山，巴尔鲁克山和塔尔巴哈台山，而卡车现在是往巴尔鲁克山方向行驶的。他还知道这一带是哈萨克人的聚居区，“巴尔鲁克”应该是哈萨克语，不过其含意他就不得而知了。他迫切想搞清这一点，于是向去师部接他们的团保卫科科长姚政求教。姚政说“巴尔鲁克”在哈萨克语里的意思是资源丰富，说到巴尔鲁克山，姚科长侃侃而谈：“人们都说中国地图像一只雄鸡，当地的哈萨克人说，巴尔鲁克山就是这雄鸡尾巴上的一支最美丽耀眼的羽毛。”接着他讲了巴尔鲁克山的一个特殊的景象，“每到五六月份，巴尔鲁克山有一种野芍药，只开深红色的花，漫山遍野一片连着一片，远远望去，整个山谷都是深红色的。”

“真是太有诗情画意了，我们就是来守护这支美丽耀眼的羽毛的！”李雯显得很兴奋。陆海江也被姚政描绘的深红色山谷深深地吸引着，他想明年野芍药开放的时候，他一定要画一幅深红色山谷的画！

李雯把脸转向他：“大才子，你见过哪位画家画过深红色山谷吗？”

陆海江能写会画，班里的同学都叫他“大才子”。在陆海江的印象中李雯好像第一次这样称呼他，因此他愣了一下。

董黎明说：“他是才子你是佳人嘛，才子佳人。”他身材高挑匀称，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是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才子和佳人放在一起一下就变味了，李雯不甘示弱：“怎么，你这个大班长要在车上开我们两个的批斗会呀？”在班里董黎明是班长，她是副班长，两人经常斗嘴。

董黎明笑了，是那种坏坏的笑。陆海江很窘迫，脸都红了。李雯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怎么那么木讷，让董黎明钻了空子！

“姚科长，到了边境团场我们会得到一杆钢枪吧？”沈东风兴致勃勃地说。

如果换作其他人，这个时候会用一种鼓励的口吻说，“大家会得到一杆钢枪的”，可姚政是保卫科科长，说话就很严谨：“有的人不一定。”

坐在角落里的王林很敏感，听了他的话脑袋耷拉下来。他的父亲在监狱里服刑，他预感到与钢枪无缘了。他有一张扁平的大脸，眼睛、鼻子和嘴却很小，人显得很憨厚。

董黎明拍了一下陆海江：“像你陆海江这样文绉绉的，我看悬。”

“黎明，我不会那么惨吧？”陆海江的表情有点沮丧。

李雯瞪了董黎明一眼：“海江，你别听他的！”

卡车一阵颠簸，车上的人摇摇晃晃，路越发难走了。现在他们一直是沿着边境线而行的，最近的地方离边境线大概两三公里，白天是感觉不到的，夜里却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苏军哨所的灯光奇亮，点缀在长长的边境线上，远远望去如城市夜晚的路灯。知青们都站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与边境线如此近距离接触！董黎明从挎包里取出望远镜，朝姚政指的方向望去，他父亲是部队上的领导，走的那天他偷偷把父亲的望远镜装进了包里。他忽然叫道：“我看见哨所了，我们的！上面飘着五星红旗！”

望远镜在大家手里快速传递，视野里除了两国边防军的哨塔，再没什么其他新奇了，有人说边境线怎么没有铁丝网啊？又有人说也没看见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和装甲车。姚政说新疆的边境线5000多公里长呢，边境线主要以河流、群山为界，有的地方只是用拖拉机犁出一条松土带，就算国界了。他开玩笑地说：“如果卡车往边境线上开，对面就会出现全副武装的苏军士兵和装甲车。”不知谁说了一句：“那我们就往那边开！”姚政说：“那我们就有可能制造严重事件，我这个保卫科科长就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知青们都笑了。

这些天真烂漫的学生哪里知道边境一触即发的严峻局势！此时，他们要去的边境团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内容是严格保密的，参加会议人员限定在连以上干部，偌大的会议室坐满了人，个个表情严肃。

团长关长远在台上讲话，声音洪亮：“同志们，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彻底翻脸了，悍然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啊！最近苏军在西北边境频繁调动，上级分析，珍宝岛一战他们吃了亏，可能要在西北边境动手，从现在起，全团进入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会议开得很简短，关长远通报了近期西北边境形势，接着宣布了团党委的决定：今年分配下来的知青下到各连队后立即组建青年班，以最快的速度打造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青年突击队！

人们散了，关长远喊住彭大明，他俩朝关长远的办公室走去。彭大明小个儿，精瘦，关长远却高高大大，略显发福。他俩是老战友，1938年春山东老家闹饥荒，他俩跑出来加入了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参加过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跟随王震将军南征北战，挺进大西北，徒步进新疆，平叛剿匪，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土改……50年代中期，他俩所在的团奉命开进巴尔鲁克山。刚进疆那会儿他俩都是连长，如今关长远已经是一团之长了，彭大明还是连长，但两人一点也不生分，关长远在他面前不摆团长架子，彭大明跟他也没那么多客套。“文革”一开始他俩都受到冲击，在一个“牛棚”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恢复原职还不到一年时间。

进了办公室，关长远给老战友泡了一杯茶，他想跟彭大明谈谈青年班的事。在全团所有连队中，只有牧业连担负着在中苏边境争议地区转场的特殊任务，他更看重牧业连的青年班。刚切入话题，彭大明就拍了胸脯：“请团党委放心，我牧业连无论干啥都是走在全团最前面的，我的青年班肯定是全团的排头兵！”

关长远用敬佩的眼光看着这个老战友，觉得给他再做交代有点多余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牧业连的秋季转场，彭大明告诉他昨天早上转场的人就上路了，他分析这次转场不会顺利通过争议地区，关长远也有这种预感。这时电话铃响了，关长远拿起电话，接线员告诉他是中央军委专线。他愣了一下，中央军委的电话都打到团里来了！

军委首长很关心今年的秋季转场，得知转场的人正在路上，他说：“当前的国际局势十分复杂，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对苏斗争还是要讲究策略，中央的方针是保持克制，有理有节，你们一定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教育，坚决执行中央的既定方针！特别是牧业连的转场，每次都要通过中苏争议地区，中央军委和外交部十分关注啊！小小一次转场，牵一发动全身啊！”

“报告首长，我们已经对全团干部战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政治教育，请首长放心！”对方的声音太熟悉了，关长远可以肯定他是老师长罗应军，“首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罗应军师长吧？”

罗应军笑了，本来他想问完情况后跟关长远叙叙旧的，没想到对方已经听出他的声音了。当年他在王震将军率领的一兵团六军二师当师长时，关长远和彭大明是师警卫班的警卫员，本来罗应军也是要跟随王震将军进疆的，部队从兰州出发前彭德怀点将，把他带到北京去了。关长远和彭大明听到老师长的声音都很激动，抢着跟老师长说话，让他俩感到诧异的是，远在北京的老师长如此了解这里的情况，不但知道关长远是这个团的团长，还知道彭大明是牧业连连长！

“我有耳目啊，哈……”罗应军笑了，“你们在边境上吃了不少苦，不容易呀，特别是牧业连的转场，责任重大啊！”

“老师长，我们这些您带出来的人尽管放心，绝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欢迎老师长来巴尔鲁克山视察工作。”

“巴尔鲁克山，祖国的一块宝地啊，找时间我一定去看看。”

罗应军把电话挂了，关长远和彭大明意犹未尽，这时外面响起汽车轰轰隆隆的声音，知青们到了，彭大明要去接人，关长远叫住他，告诉他春燕分到牧业连了。春燕是彭大明的女儿，刚从团部中学初中毕业，她是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一翻书本脑袋就大，哭哭闹闹说啥不想再上学了，一门心思要当兵团战士，父母也只好依她了。团里有一条规定，连队领导的子女原则上是不能在本连安排工作的，团劳资科把春燕分配到了六连。春燕妈听说后不干了，让彭大明把女儿要回来，彭大明自然不会出这个头，春燕妈便打电话找了关长远。彭大明是老资格，又是五十好几的人了，照顾一下是说得过去的，关长远没怎么犹豫就安排劳资科把春燕调到了牧业连。

“我还没老到要女儿照顾呢，你还是把春燕分到六连去吧。”

关长远的脸板了下来：“这事就这么定了，回去不许跟嫂子再纠缠这件事，不然我收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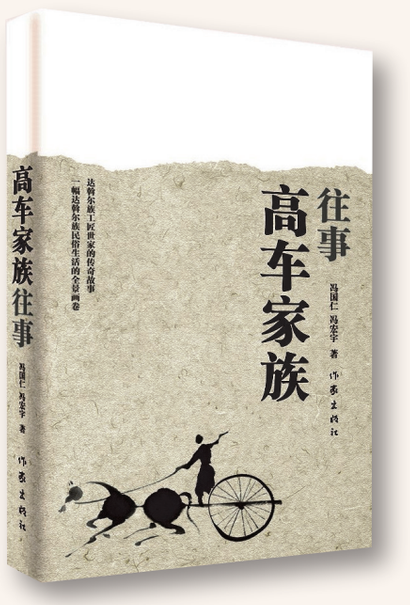
彭大明一甩手：“走了！”

其实彭大明的内心也挺矛盾的，这把年纪的人了，就春燕这一个孩子，他对女儿的爱是可想而知的。这几年，春燕在团部上中学，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心里空落落的，如今女儿初中毕业了，他怎么能不希望女儿留在身边呢？但他不想让别人说他倚老卖老搞特殊，这大半辈子他都是堂堂正正的，因为这点儿女情长招来闲言碎语值吗？彭大明还有另一个顾虑，女儿回到连里肯定是要进青年班的，他要打造全团青年班的排头兵，女儿是要吃苦头的，假如她不争气，他怎么放开手脚调教这些知青？可是，坚持不让女儿回来，春燕妈铁定会跟他大闹的，自打结婚起他们的生活就阴云密布磕磕绊绊，搞不好她会跟他彻底摊牌……从关长远办公室出来，彭大明为女儿的事思前想后百感交集，他抬眼望了望湛蓝的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摘自《疆山》，吴静林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高车家族往事》（文摘）

□冯国仁　冯宏宇



大约在12世纪20年代，辽王朝（曾称作契丹国）行将覆灭之时，在黑龙江上游鄂嫩河畔一片湿地的旁边发生了一场达斡尔族人和金人的血战。

刀枪撞击，哀角长鸣。一大队明盔亮甲的金人士兵，正围着一小队达斡尔族的甲士在缠斗。他们刀枪齐举，捉对厮杀着，或两下里相互混杀乱砍着，战斗已经到了胶着状态：人仰马翻，互有流血和伤亡，打得难解难分。

那个骑着铁青马，手持镔铁长矛，虽然穿一身皮甲却只戴一顶简易头盔的青年勇士布尔德，在两马交错时，向那个金人老将虚刺一矛，在回马的夹当，对他一抱拳说：“老将军请住手！我们的莫昆达，要我向你再一次转达：达斡尔族向北迁移，说明已经是退出国事，只求去外兴安岭下找一处自己族人能过上温饱生活的地方，请不要一再阻碍我们。否则这样打下去你们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那个蓄着胡须的金将，只是略作沉思就执拗地回说：“除非你们缴械投降！特别是你们这些拔里氏，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布尔德愣了一下然后喝说：“那就拿命来！达族语言中没有投降这句话。”

两个对手这时因话不投机，又是刀矛并举二马盘旋交错。蓄胡子金将狠狠砍了布尔德一刀，被他轻轻用矛杆一搪，就架开了，而他回手刺了老家伙一矛，老家伙没敢接招，却吃力地纵马躲开，立刻感到了沉重。他这回才知道遇见真正的对手了。

乌·布尔德二十五六岁，在本族中是有名的大力士，而且武艺和车艺双超群，他的一杆镔铁长矛使出去，就像蛟龙戏水一般，神出鬼没的招数变化多端，使人眼花缭乱难以提防。方才因为莫昆达有话要他向敌人转达，才及早脱离战场，所以他在说话前，自然要收敛些自己的力量。但那老家伙却误以为布尔德只是个毛头孩子，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现在真正打起来，他只能招招架架了。只几个回合，他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这时金兵中有个长瓜脸骑白马的士兵，他见长官有些不是敌人的对手，也就打马加进来变成了二打一。

好个布尔德，在两个敌人刀枪齐下时，全无惧色，一杆长矛，长刺短挑左右逢源，就像一轮风车般箭穿不透，水泼不进，不给敌人任何破绽。

又是几个回合后，在三马交错中，他看出那个老家伙已经力竭，遂故意诱他贪功，把脊背留给他，打马佯装而去。老家伙果然举刀追过来，想狠狠劈他一刀。不妨那个狡黠的年轻武士顺着马尾递出长矛，等待老将渐渐临近，他猛地回身就给老将一矛，刺他个穿胸坠于马下，再随着抽矛一搅，老将就血喷如注，一命呜呼。

那个长脸士兵大骇，打马想要溜走。青年勇士哪里肯饶，又一个连环枪使出来，也让他落于马下，当即让他的魂去追随他的长官了。

这一下，阵仗上形势大变，原来是金兵围杀迁移的车队，现在是车队掩杀金兵。不多时大队金兵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

布尔德到底年轻，忘了穷寇莫追的道理。他也在贪功，想把敌人趁早赶开，遂纵马紧紧赶杀金人，却中了扼守高地的敌人一箭。他只好伏在马鞍上跑了回来。这一下不仅使家人大骇，族人情绪也低落了。车队只好鸣金收兵，急急脱离阵地。因为车队中大多数车轮半没水中，而且多被淤泥杂草糊着，难以行动，人们只能纷纷弃车逃命，慌乱中误闯入一片水中高地。直到前边有些羊跌进深水里，立刻被卷得无影无踪，把许多老人妇女都吓得绝望地哭叫起来，车队这才止步。乌氏莫昆达桑德布不得不下令宿营。因有沼泽阻隔，金兵还不能立即包围上来，但车队却被困于四周无边污水和林立塔头之中。这是迁移中的乌氏族人一直极力回避的情况，却终于还是发生了。

乌·布尔德的父亲是六十多岁的老车匠乌·阿克顿，他不教布尔德的母亲和媳妇走近布尔德身边，自己亲自为儿子拔去箭镞，又怕箭上有毒，用嘴在儿子伤口处吮咂多次，觉得已无大碍时才给他涂上红伤药膏，又仔细地替他包扎好。

这是一行长长的达斡尔族人迁徙车队，是由长城脚下那个荒凉的叫热河的地方出发，和追杀他们的金兵且战且走，向着西北方向，向外兴安岭迤逦而去。路上因为常遇雨天和沼泽泥泞，众多车轮都被草缠泥糊，移动艰难。因须常常停下除掉车轮上的泥草，所以行走很缓慢，总是甩不掉金兵的左一次右一次围困。

10世纪至12世纪，他们的辽王朝曾与宋朝并立兴盛百余年，后来却衰败了，和东北新兴的称为“金”的女真人在辽中地带争地盘，经过几场大厮杀和较量后，败下阵来。乌氏作为这个王朝的望族之一，为避金人魔爪，只好远遁他乡。他们听说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流域，不仅有铁矿，而且有银山，山上苍松白桦林立，河流冲积洲面积既宽又阔，从而可以游牧和开垦田园。但他们因在金兵干扰的慌乱中弄错了方向，误将鄂嫩河当作石勒喀河，向大小肯特山方向奔去，更因误走湿地，车轮屡被淤泥加茅草塞住难以转动，行走异常缓慢，屡屡被金兵赶上包围，苦苦地拼杀着。

老车匠刚刚为儿子的箭伤包扎停当，莫昆达桑德布就带着氏族雅达干乌·罗罗前来为布尔德疗伤，见他父亲已为青年勇士处置完毕，就对老车匠道歉说：“这一切都因为那些该死的高车轮子不肯转动所误。我悔不听你先改进高车后再走的建议，现在悔之莫及了。”老车匠说：“高车的结构过于简单，也过于原始，但族人大迁又时刻离不开它，改进它是早晚的事。”桑德布叹息说：“可惜为时已晚。”老阿克顿说：“只要有族人在，又有决心，多久都不晚！”桑德布发誓说：“如果能逃出这片毛乌苏，甩开这伙金兵，一定要首先改车，并给车匠优厚待遇，包括改造权和保存秘籍权。”

后来他们果真在跨越腾汲斯海先来这里的鄂温克人(原称沃沮人)的帮助下，走出毛乌苏困境。鄂温克人还腾出一块居住场地使他们安顿下来，帮助他们进行了艰难的车改。他们寻寻觅觅，在山上白桦林后边找到多年生的黑桦做毂，将原始的轴转高车，变为毂转高车，对古高车做一个根本改变。几千年高车一直处于原始状态中，两辕压一根车轴，还要它转动，其运载量是很有限的。改造让车轴不动，同样的装载量，车轴却将牵引力传导至两端车轮旋转。既增加载重量又变得灵便快捷，这是一个根本改变，因而受到先来的各族居民的普遍欢迎。因为原始高车的诸多弊端，已经困扰北方各个民族上千年时间了。

前边这场战斗和高车改造，是高车十四代传人、海牙屯吴家大掌柜吴海山的妻子安代儿写在纸上的故事，是她为吴家写的《高车传》的开头部分。

安代儿是吴海山的填房，她原是齐齐哈尔城内原协领安庆之女，她上过几年女学堂，会写折子，会打算盘，是个不错的女才子。只是她红颜薄命，她的第一个丈夫游手好闲，以后又追求戎马生涯，给张作霖领兵当个副营长。原指望掌握再大一点兵权，不料在直奉之战中，冲上前阵夺功，竟被乱枪打死了。那时吴家的高车刚刚在嫩江流域走红，吴海山作为新发财主，而且新伤家口不久，在他去齐齐哈尔销售高车时，有人给他们从中做媒，他就看中了她。安代儿只有三十多岁，人虽不够漂亮，脸上还长着一小块美人痣，却气质大方，手笔相应，写出的蝇头小楷娟秀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吴海山一眼相中她，就带回家来。吴海山原想让她当吴家的管家，但这计划不成，因这几年他嫂子死后，家事都是二弟妻子——他弟妹苏·维尔金来管，管得也算井井有条。他为避免家庭风波，回来就压根儿没提这事。

没用安代儿的算盘，却用了她的笔杆子。红袖添香，为他们家修家谱，完成他多年的夙愿。其实那也是因吴海山不识字。家谱被她几天就填写完毕。这才引起为吴氏高车家族立传的建议，家人聚议：想从一祖阿克顿写起，直写到十四传的今天。因达斡尔族没有文字，有的就是片段口头故事，只好由家人兄弟子侄们口述，谁想起来谁就来讲，她做记录，再进行整理，加入一点想象和发挥，再念出来，居然很动听。上边这一段，原本就是吴海山自己讲的故事，被妻子整理出来，他却要经常听一听，有点百听不厌的味道，说是有点像听乌春（注：达斡尔族的说书形式）那样，很动听，并给段子起名叫《吴二祖苦战毛乌苏》。

上述故事，是昨晚睡觉前，半老徐娘的妻子按婚后习惯，在枕头上给年近花甲的丈夫，当作一种讨娇礼物来念的。因他每听必先听这段，她就特意满怀激情地从头给他诵读，读完，问他还有何高见，他没有回应。推他一把，却发现他睡着了。她戏弄地狠捏了他鼻子一把，他这才醒过来，说道：“我太累了，能否让我睡一小会儿？”

（摘自《高车家族往事》，冯国仁、冯宏宇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